

【长篇小说】

省长的女婿

SHENGZHANGDE
NUXU

黑夫 / 著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

【长篇小说】

省长的女婿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省长的女婿/黑夫著. —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10. 1
ISBN 978-7-5438-6229-6

I. 省… II. 黑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37110 号

省长的女婿

黑夫 著

出 版 人: 李建国
责 任 编 辑: 李蔚然 周 熠
装 帧 设 计: 木鱼书籍设计
版 式 制 作: 北京大汉方圆图文设计制作中心
出 版、发 行: 湖南人民出版社
网 址: <http://www.hnppp.com>
地 址: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
邮 编: 410005
经 销: 湖南省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京北印刷有限公司
印 次: 201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印 张: 19
字 数: 280000
书 号: ISBN 978-7-5438-6229-6
定 价: 30.00 元

营销电话: 0731-82226732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)

内 容 简 介

与其他的官场小说不同，作者更关注权力之下人性的脉络和走向，显示出更为深刻的洞察力，笔触严谨细腻，视角新颖独特，包含着强烈的悲悯情怀。

经历了大学一连串的恋爱事件，心灰意冷的周阳机缘巧合地挤进了省长的家门，从那一刻起，这个出身贫寒的小人物迅速发迹，醉心于权力的角逐，逐渐迷失了自己，他的命运也随着萧家的兴衰而跌宕起伏，最终成为权力的牺牲品。

本书以周阳官场中的浮沉为线索，通过一个个惊心动魄的事件和骇人听闻的内幕，生动刻画了广平市权力漩涡之中形形色色的人物。场面宏大又具体细微，涉及官场内外种种离奇的现象及游戏规则，同时还描述了凄美的爱情及情欲的放纵，从不同层面对人性进行清醒而严肃的探索。

省长的女婿

shengzhang
denvxu

目 录

第一章 / 001

只有岳父的眼睛他一直无法说清，里面似乎什么都有，又似乎什么也没有，在这双眼睛之下，你会莫名其妙地感到自己很卑微。

第二章 / 027

台灯散发着柔和的光，照在似乎有些陌生的身体上， he 看那条变形的腿在眼前晃动着，很惊奇自己的忍耐力，本来自己的身下应该是更美的身体，那才是他值得征服的女人……

第三章 / 043

周阳很熟悉这种目光，自从岳父调任代理省长以后，人们的态度一天之内就完全改变了，连市长、秘书长们对他说话时都客客气气的，好像他是市府里的新贵……

第四章 / 069

那几个人的话听起来是那么暗藏玄机，有几分说不出的味道，让人心惊肉跳。那只包分明就摆在眼前，他轻轻地拉开，看见里面放着两沓有银行封条的钞票，眼皮跳了跳，心想一分外财一分险，还是小心一点的好。

第五章 / 087

那一刻，周阳的呼吸停滞了，心异样地跳着，凝视这个离他几米之外那个陶醉在自己声音里的女孩，他尽量听清从她喉咙发出的奇异声音，他无比爱恋地看着那个长裙飘飘的背影离开他的视线。

省长的女婿
shengzhang
denvzu

第六章 / 117

第一次被这么关心，周阳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，他敏感地捕捉到从那个中心漾过来的一道波纹，至少自己在这个家里不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了，心头掠过一阵如沐春风的感觉。

第七章 / 125

回想一下，过去自己是个多么孤单的人，盘伏在别人的蜘蛛网上，而现在自己无疑开始成了一个到处结网的蜘蛛，一个人的官运如何就看网的大小和结实程度。

第八章 / 141

屋子里很静，殷市长似乎正和一个重要人物通话，语气十分谦恭地说：“高老，这件事我明白了。”接着又柔声叫了若干的“高老”。见周阳进来，声音又低了许多……

第九章 / 153

孙玉凤说：“下了班，我在‘凤凰宫’的那个包间里等着你，有话要和你谈。”说得周阳腹下发热。

第十章 / 169

结束后，卢秘书长走在前面，一左一右跟着殷市长和宋副市长，突然卢秘书长停步问：“小周在哪里？”于是话便很快从人前传到人后……

长篇小说

省长的女婿
shengzhang
denvnu

第十一章 / 183

这一情景在他的眼睛里停留了很长时间，那一刻，周阳嗅到阳光中混杂着花草的气息，还有欲望在初秋季节轻微燃烧的气味，他被她的身体震撼了，那是前所未有的感觉，虽然那次招考已经给了他很深的印象，但真正打动他心灵来自这次注视。

第十二章 / 199

邱龙很有把握地说：“恐怕广平想扳倒司马良的人还没有出生。你尽管放心吧，这种风浪我也见过几回，过段时间就好了，别听那帮人瞎吵吵。”

第十三章 / 217

隔着远处看，姚副市长快步走向那辆车，楼门便关了，孙玉凤并没有出来送。那辆车很快从他眼前疾驰而过，车轮发出的响声好像正碾在他的身体上，压碎他的骨骼，他觉得自己把那个女人想象得太天真了。

第十四章 / 235

打了一圈太极拳，这姓姚的便把这件事推得干干净净，言必称殷市长，他不会不知道宋文义的下场，索性连边也不沾。

第十五章 / 247

周阳觉得今天的省长多少有些失态，往往失态的人容易吐露真情。他望着人群中省长步伐踉跄一下，背影也不像往日那样屹立不动，情绪不知不觉也受到感染，心有些惶然。

第十六章 / 259

突然，内心中有一种感受，自己几十年的人生起伏、爱恨情仇、甜酸苦辣都强烈地集中在那一瞬间，他看清每一个细节，有些感叹、有些遗憾，一切随着身体的剧痛都汇聚起来，又渐渐平和下去，有种彻底解脱的感觉涌遍了全身，原来人生就是这么一瞬间……

长篇小说

省长的女婿
shengzhang
denvzu

省长的女婿

shengzhang
denvxu

第一章

只有岳父的眼睛他一直无法说清，里面似乎什么都有，又似乎什么也没有，在这双眼睛之下，你会莫名其妙地感到自己很卑微。

立秋这一日，天空突然之间变得又高又远又透澈，令人心胸豁然洞开，思绪变得飘渺不定。正赶上周六，周阳懒洋洋地坐在客厅里那张松软的沙发上看着《边北日报》，上面有省长写的一篇关于企业改制的文章，他还是头一次看省长写的文章，猜想可能是政策研究室那帮人捉刀代笔的。里屋的小保姆熟练地哄着四岁半的女儿，录音机里放着舒缓的音乐，冰冰跟着咿咿呀呀地哼着，不一会儿就睡着了。妻子萧家琳一早就去了财贸学院，她正在报考会计师，一到休息日就要赶去上课，这一阵子整个人总是风风火火的。

眼皮发沉，人刚有些睡意，电话铃猛然响了，周阳起身把门关上，怕吵醒了已经沉睡的孩子。话筒里响起岳母低沉而和气的声音：“家骏刚从深圳回来，明天晚上你和小琳就过来吃饭吧。”话也没有多说一句，周阳答应一声就挂了。

这么多年里，他已经习惯了岳母外交辞令一样的话，近似机关里的日常用语，她从内心里还一直把他当成一个外人，客套大于亲近，当然了，他这个上门沾光的女婿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，即使是家琳，在他们面前举止言谈也很小心，省长的家风一向如此，他瞅了一眼窗下热闹的街道，一边琢磨她刚才的话，心想为什么不是今天呢？一般来说，不用特别提醒，明天也是小两口儿回家探望的日子。让他感到奇怪的是，萧家骏这几年一直忙着在外做生意，已经很少回家了，只有到了年节时候才回来转一圈，这次回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呢？

自从进入萧家开始，周阳对这个岳母总揣着十二分的小心。她目前在省财政厅任副厅长，平常眼睛上总架着一副老式黑框眼镜，对人冷冰冰，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，尤其她的目光缓缓扫过来的时候，总让人莫名地紧张、气短。一家人中最不容易看透心思的就是她了，总让人感到她眼睛后面还藏有一双更加锐利的眼睛。萧家一千人有着各自不同的目光，周阳再熟悉不过了：萧家琳的目光最为

柔和、清晰，和她的心肠一样，一眼就都看到底；萧家英的目光完全因为疾病的侵蚀而变得黯淡，里面几乎没有任何内容；萧家雁的眼神是高傲的，轻佻的，带着玩世不恭，笑的时候却流露出十足的风情；萧家骏的眼神总闪动着多疑和不安分，而且透出一丝丝的冷意，让人难以捉摸；而岳母的目光则像一把锋利的锥子，常常盯得他面皮发热脊背发凉；只有岳父的目光他一直也无法说清，里面似乎什么都有，又似乎什么也没有，在这双眼睛之下，你会莫名其妙地感到自己很卑微。

虽然每天工作在机关里，但走进省长家门后，周阳如同进入一个更加参不透的机关，而在这个用血缘组成的机关里，同样有人傻有人癫有人精，各自怀揣心腹事，恐怕除了家琳之外，所有人都很明显地把他当做了外人，虽然表面上一向客客气气的。

不一会儿，又有电话打进来，周阳估计是有人来填补他下午空闲的。从团市委调到市府办公厅接待处，电话勤多了，应酬也比以往频繁了起来，也多了不少消闲的去处。他本打算到广平宾馆新开的桑拿房去蒸一蒸，捏捏脚，宾馆的老总给他送了一张年卡。一想到那里的蒸汽，他就身子发软。细想眼前的变化还有一个更深的原由：岳父今年的荣升把他变成了一座值得挖掘的、闪闪发亮的矿藏。

打来电话的是“中通”公司的老总梁清河，这多少让他觉得有点意外，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交情，只是在场面上见过几回面、交换过名片而已，没想到他会主动找上门来了。

“老弟，我现在就在你楼下呢。”窗下果然缓缓驶过来梁清河那辆银色的“奔驰”，周阳是认识的，认车差不多是他平时练就的一项技能。那辆车很显眼，就停在了楼下的道边。

看着那辆闪闪发亮的车，他在电话里很客气地问：“梁总这么有闲心，怎么找到我家来了？”

梁清河在电话那头开玩笑地说：“领导家的门朝哪开都不知道，我还有得混吗？再说我也是出外办事顺道路过，看一看你在不在家，别多心，领导总不会不接见我吧，就说会儿话，还是屈尊下楼吧，我就不上去了。”

自从一起吃过几次场面饭后，一见面梁清河就主动和自己套近乎。他也看得出来，原因再简单不过了，不就是想通过自己巴结一下省长嘛，市府的一个接待处长还不值得他这么花心思。梁清河长着一张十分憨厚可信的脸，实际上却鬼精得要命，老江湖了。听他自己吹嘘说，他曾经是全国第一批青年优秀企业家，与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就挂在他办公室的墙上，上面还吊着一只从美国买来的白金戒指，说是要奖励有功劳的手下——他做事的花样不少。梁清河的父亲是一名老红军，参加过长征，耳朵让弹片削掉了半拉，他不时拿这一点红色的政治资本来炫耀。除此以外，周阳对他了解得并不多，只知道每次市府有什么大型的接待活动，都少不了他的身影，好像几个市长都认识他，总“小梁、小梁”地喊着。

一开始，周阳还觉得很奇怪，后来才琢磨出一点门道来。梁清河总尾随着省市领导的行踪，一逢到开会，索性自己包个房候着，只是为了凑上去和某个领导说几句打招呼的话，为此他居然能花一天的时间。虽然周阳看不惯他这种过于赤裸裸的讨好，但还是觉得能下这种工夫的人绝非等闲之辈。

迟疑了一下，周阳向保姆打了一声招呼，便下楼了，他宁可躲清静去独自洗澡，也不太愿意赴这个人的约。梁清河庞大的身躯从车里钻出来，伸手摘下那副不相称的金边墨镜，他身上穿着宽松的休闲装，黝黑的脸上带着和气的笑，额大口阔，一副逼人的富贵相，看起来倒不是十分俗气，毕竟他经常出国，见过不少世面。看见这种人就知道什么是财大气粗了，周阳心想，人和人就是不同，仅看

相貌就八九不离十，并不是像陈胜、吴广说的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，人一生下来，身体形状就已确定，所以富贵也算是早已命定的事了，争也没有用。

车里并没有别人。一般来说，梁清河车里总坐着一个闷声不响的保镖，显示出他的排场，虽然商人和官员的排场有所不同，但前呼后拥的阵式还是越大越好。与梁清河见面时，那个表情出奇严肃的保镖就会用冷眼瞧着你，好像担心你会对他的主子图谋不轨，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，而且慢条斯理地卷着烟吸，不知是不是做戏。据说那人是广平市武术馆的一个教练，学的是“虎鹤双行”，一次还在饭桌上表演过，拳脚虎虎生风，果然了得。偶尔梁清河身边还会带着一个美貌的女人，当然也不是一般的庸脂俗粉，手里还会拎着一台时髦的手提电脑，显出他有几分品位，不过女人的面孔倒是时常在换，对此他也毫不避讳。今天独自一个人，看起来他真是有几分用心的。

“来，到车上说。”梁清河亲热地拉着他的手，感觉上已经把他当做一个非同一般的朋友，商人的亲热方式都很直接，没有当官的那么客套。

于是两个人上了车，关上车门后，梁清河一脸喜气地说：“这么清爽的天，一个人闷在家里干吗？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立秋了，还不得抓一下秋膘啊。”

周阳顺口开了句玩笑说：“行了吧，你倒挺会搞名目的。再说梁总还缺膘？别人还不得饿死。”

梁清河爽朗地笑道：“真没别的意思，今天给你安排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咱哥俩单独坐下来好好聊聊。以前总是在场面上混，面熟心不熟的。总想抽个时间和你单独坐一坐，多交个朋友嘛。再说你们这些坐机关的人，一辈子不是和别人就是和自己较劲，缺乏点情趣，个个老气横秋的，是需要好好调剂调剂了。大哥我一向看人很

准，就觉得你有头脑，是个人物，诚心诚意领你到我的一亩三分地里坐一坐。”

周阳心里多少还是有点犹豫，被人强拉着出门还是头一次，而且搞不清他的用意，但还是被梁清河身上的热情劲给打动了，拒绝这样殷勤的邀请也是不礼貌的，心想反正是周六，家琳得晚上九点才回来。这个家伙无论什么时候都给人一副弥勒佛式的笑脸，让人不好意思回绝他，怪不得那些领导都给他一点面子，于是便说：“梁总，机关的人怎么能和你这个大老板相比呢。”

“别大老板大老板的，太见外了。老弟，自在是自己找的。早上我还看见萧省长在体委大院打网球呢，老头子可比你有冲劲，你还得学一学啊。”

终于绕到这个主题来了，竟然连老丈人打网球的会也不放过，这个家伙的嗅觉太灵敏了，社会交际也够广泛的，周阳自觉这方面的本事远远不如他，便对着那张笑眯眯的胖脸笑道：“梁总该不是想去当陪练的吧？”

梁清河毫不在乎地说：“算你说对了，省长认识我的，那次去德国我们就在一架飞机上，还在一起吃过饭呢。可惜我这两下子还上不了场，早叫体委那帮家伙给盯上了，专门找职业女运动员陪他练，拍马屁可不只我一个，他们还要为省长举办一届全省的老年网球赛呢，啧啧，想得倒挺仔细。”梁清河回头指指说：“喏，我托人在国外买了两副网球拍，加拿大产的，国际名牌，什么时候还要麻烦你送给省长，这拍子使起来轻，称手。”

“你自己送不就得了，这种事纯粹是难为我，老爷子最反感这种事了。”自从跟家琳结婚以来，他还真从来没有给老丈人送过什么像样的东西，只是有时陪家琳偶尔买过衣服食物什么的，反倒是受了不少贴补，小两口的生活一直过得挺紧的，有了孩子以后还雇了保姆。

梁清河有些粗鲁地笑了笑说：“真看不出老弟那么仔细，一副拍子算得了什么，领导也得有个人情往来吧。”

梁清河的笑让他很不舒服，周阳一向很敏感，猜想他是不是在嘲笑自己在省长家没什么地位，不过是吃一口软饭的，内心有气，但还是不动声色地说：“这开不得玩笑，老爷子可不是一个能随便的人，别说是网球拍，就是一根鸡毛也要寻思寻思，身有不便嘛，有多少人瞪着眼睛盯着他呢，你知道他在办公室里挂的那副对联上面写的什么？”

“对，对，我早知道省长写得一手好字，我还想让他为我新开办的出租公司题字呢。对联写的什么？”

周阳感到这个人的口气很大，不知深浅，有几分轻狂，便笑着说：“‘吃菜根淡中有味，守王法梦里不惊’。不是我夸口，我这个岳父从不做一点出格的事，省里谁不知道他的清廉，那可不是摆样子，他可是一步一步走上来的，什么风浪没见过，名利二字从没放在心上。”

“也是。倒底是省长。我这个粗人没法比，做什么事都喜欢直来直去，官我也见了不少，只知道官场上虚多实少，个个装腔作势，见钱就心软。你别怪我嘴臭，我一点诽谤省长的意思也没有，再说我哪有那么大胆啊。做省长难啊，时刻保持低调嘛。你今天和我出去，也不怕滥交匪类？”随即鼻孔里发出嘿嘿的笑声。周阳心里想，这种人倒有几分憨直，不过对他的底细还一无所知，还是小心点为好，一边淡淡笑答道：“我倒要看看你匪在哪里。”

车一直向青山方向开去，周阳搞不清他拉自己到一个荒凉的去处去干什么，难道是烧香拜佛？看着梁清河脸上浮出神秘的笑，有些担心，便撒了一个谎说：“梁总该不会拉我去看风景吧？晚上我还要到省长那里报到呢，我和家琳每周六都要回家一趟。”

“你千万别小看了这座山，广平的风水全在这儿呢，最近我越来越发现这座山有意思。放心吧，时间还早呢。我只想交你这个朋友，能有多大企图？不会把你腐蚀到哪里去的，也不会耽误你和岳父大人一起吃菜根的。”说罢两个人便心照不宣地哈哈笑起来。周阳觉得梁清河这个人还是不能小看，他能在各种场面混得开，今后说不定对自己大有用途，再说了，交这么一个率性而为的人，也是一件愉快的事，于是就放心地由他去了。

青山有着省里最大的寺庙群，每年到了庙会的时候，满山遍野都是朝拜的人。最有名的关公庙是乾隆年间修的，还留下了建造时清晰的碑文，一进山便有一座横跨两座山的“月亮门”，被称做奈何桥，每年都有想不开跳下去自杀的，算是找到一个尘世极佳的超生之处。即使隔着很远，也能看清高大寺院墙上印的那个森森的“佛”字，不时还能听见僧人阵阵诵经的声音，随清风入耳，像是喧哗的俗世中飘来的天外来音，让人不知不觉之中六根清净。但今天这个时候，游人十分稀少，门庭冷落，沿途的摊点倒还是整整齐齐地排了一长溜。

才到了山门，已经有一辆吉普车在一旁静静地等着，一见他们的车到了，有两个人马上从车里钻出来，急切地迎上前来，远远地摆手打着招呼，其中一个还穿着警服，样子看着有几分神秘，那阵势就好像把他们当做出巡的大员一样。

梁清河向周阳简单做了介绍，一位是青山派出所的所长，另一位叫做“三胖”，人却是一个瘦子，见到梁清河时两个人目光很低，话也不多，只是带着笑脸客套了几句，然后对梁清河说：“听说梁总来，大师一直在正殿等着呢。”周阳心想，这梁清河好大的排场啊，不知那位大师是谁。两人说完便上了车。那辆车在前面引道，他们对梁清河毕恭毕敬的态度让周阳感到惊奇。当问起那个瘦弱的“三胖”怎么起这么一个名字时，梁清河笑道：“那是道儿上的人给起

的，别看不起眼，这里的摊点可都归他管，平时还帮税务收收账什么的，是我过去底下的一个兄弟。”梁清河若无其事地说着，周阳觉得，梁清河所说的话和刚才的那套举止做派倒真有几分管道的味道，不禁对这个人多了一层戒备。梁清河之所以搞这样的排场，在周阳看来，不过是想让自己看看他黑的白的都混得很开。看那情景也不像是假的，但多少有点诡秘的色彩，眼前这个人确有不少值得琢磨的地方。

“该不是求签问卦吧？”周阳问。车七绕八拐绕着盘山道向上开去。看警示牌，这里是不允许车辆上山的，但他们还是大摇大摆地开车进出，可见梁清河的话可信。至于上山的来意，周阳也猜到了八九分。

梁清河眉飞色舞地说：“老弟真是聪明，都说是富人烧香，穷人算命。以前我也从来不相信这玩意儿，但这里真就出了一位大师，找他算命的都是省里的大干部，一般人还求不到他呢。前几天，省委严秘书长的儿媳妇失踪了，我陪着来的，他说两天后准保在北平市西北处出现，可不就在那里找到了，真神了。今天我专门约了他，想给你看一看，印证印证，你要是不信，就全当是玩笑。”

周阳心里觉得好笑，没想到他原来搞这么一个花样，请人还有请人算命的，真是很新鲜。梁清河大概认为那些当官的个个觉得前途难料，才投其所好。走仕途的人谁不想预知未来的命运，但谁能料想自己的未来呢？宦海浮沉，往往难以预料，难道仅凭一句虚话就能定乾坤？周阳一向对命运这类东西半信半疑，过去也开玩笑似的算过几次，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，索性看一看，总之自己的命总不会差吧，于是便说：“梁总，亏你想得出。”

两个人边谈着命运吉凶祸福的话题，边随着那辆吉普沿着盘山道到了正殿，从山上俯看广平市，心胸顿时豁然开阔，松林里树影婆娑，鸟声清脆，果然别有洞天。周阳心想，那些远离尘嚣的好山